

江南

水轻柔地流着
风婉转地吹着
就在这样的阳光下
江南走进了我们的心中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水轻柔地流着
风婉转地吹着
就在这样的阳光下
江南走进了我们的心中
江南好



就从这里开始吧

周庄、同里或者乌镇，水乡的古镇在江南生长。

在古镇上走一走，以这样的方式体会江南，我们细致而明确地感受到了江南的精神和风采。水流在水里，风淡淡地吹着风。

在这里，流水和流水，不就是江南翻飞的水袖吗？不就是把江南舞动得风姿绰约、灵秀飘逸的水袖吗？

在朴实无华中超凡脱俗，在超凡脱俗中返璞归真，这水做的江南，这江南的流水啊。

“小桥、流水、人家”，这是江南最灿烂的风花雪月，这是江南最根本的从前以来。



ISBN 7-5354-2565-8



9 787535 425652 >

定价：46.00元

壹 在水一方

〇〇一

貳 荷叶田田

〇二八

叁 人景壺天

〇五四

肆 吴歌越调

〇八〇

伍 民间故事

一〇四

陆 杂花生树

一二八

柒 桨声灯影

一五二

捌 水源木本

一七四

玖 笔墨青山

二〇四

拾 朝花夕拾

二三〇



在水一方

十多年前，古镇的农民耕田的时候，掘到了一些石斧陶器和玉镯玉瑗，这一发现，引起了文物管理部门的重视，考古学家们从各地赶来，仔细看过了这些石斧陶器和玉镯玉瑗以后说道，这是崧泽、良渚文化时期的文物，离开现在，应该有五千五百年了吧。

我们不能知道五千多年前的古镇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知道，五千多年前，我们的先人，曾经在这里编织着生活，在这里的山下，在这里的水边，他们随意地唱着自己作的歌曲，一些鱼儿，悠闲地从他们身边游过。

我们不能知道，我们的先人从何而来，他们是千里迢迢赶来？还是风尘仆仆路过？我们只知道，当 they 和这一片山水相遇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他们在这里开荒种田，纺纱织布，然后生儿育女，这一片山水，是我们的先人最初的家园。

我们也不能十分清晰地勾画出五千多年以来春夏秋冬的交替和风花雪月的演变，我们还是只能从古镇的一山一水一砖一石中，领略岁月浩渺和沧海桑田。

江南的水乡都是这样的，一半儿是水，另一半儿是岸。



那一些石阶从水上升起，通到屋前宅后，水乡的生活和水紧密相连，水乡的生活就是水做的生活。

这一条河贯穿古镇，这一条河仿佛就是一棵大树，两岸的房屋，就是生长在这一棵大树上的树叶和果实。

上桥下桥，船来船往就是水乡古镇的日常生活。一些东西要送到镇里来，装船，一些东西要运到镇外去，还是装船。一些人要往镇外去，上船，另一些人回到镇上来，下船。古镇人家的一部分就是船，而船的一部分，就是古镇人的家。

就这样看过去，古镇的河上，不就是一幅书法吗？水面是宣纸，船是写在纸上的行书，两岸的石驳岸，就是这一幅书法的装裱了。

然后，河的两岸，就是街了，青石板铺砌的街。

才下了一阵小雨，青石板显得光亮和明净。

许多年以前，小镇的街是用小石子铺砌的，叫蛋石街。今天的青石板，虽然少了蛋石街“雨天可穿红绣鞋”的诗意，但依然透着一丝苍古，并且溶入了古镇的人情风貌，很和谐。



周庄的清早大抵如此。

像往常一样，最先醒来的人生起了炉子，夜里面把煤炉熄灭了，不仅仅是节省蜂窝煤，也是为了防火。然后街上有了买菜的人，扫地的人和上学的孩子。

老人下着店铺的门板。当地人把店铺的门板叫作塞板。这样的塞板在苏州已经不多见了，只有一些古镇还保留着。在今天看来，下一扇塞板，日子就翻过去一天。下完塞板的老人，独自在一边坐着。这一坐，就像是已经坐了百年。

对于周庄来说，百年就像昨天，老人记忆着昨天外婆唱的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说我好宝宝，我说外婆蚕宝宝……外婆桥，上了年纪的人都这么说，外婆桥就在周庄，是富安桥？还是那双桥？还是……又说不清楚了。

这个桥，那个桥，周庄有许多桥，周庄人每天都会走过这



些桥，走过这些桥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想到，这些石桥日后会改变他们如清晨般宁静的生活。在周庄人看来，富安桥，或者双桥，几百年来，它们只是人们行走的路，或是老人邻居聊天的地方。

富安桥是周庄最老的桥，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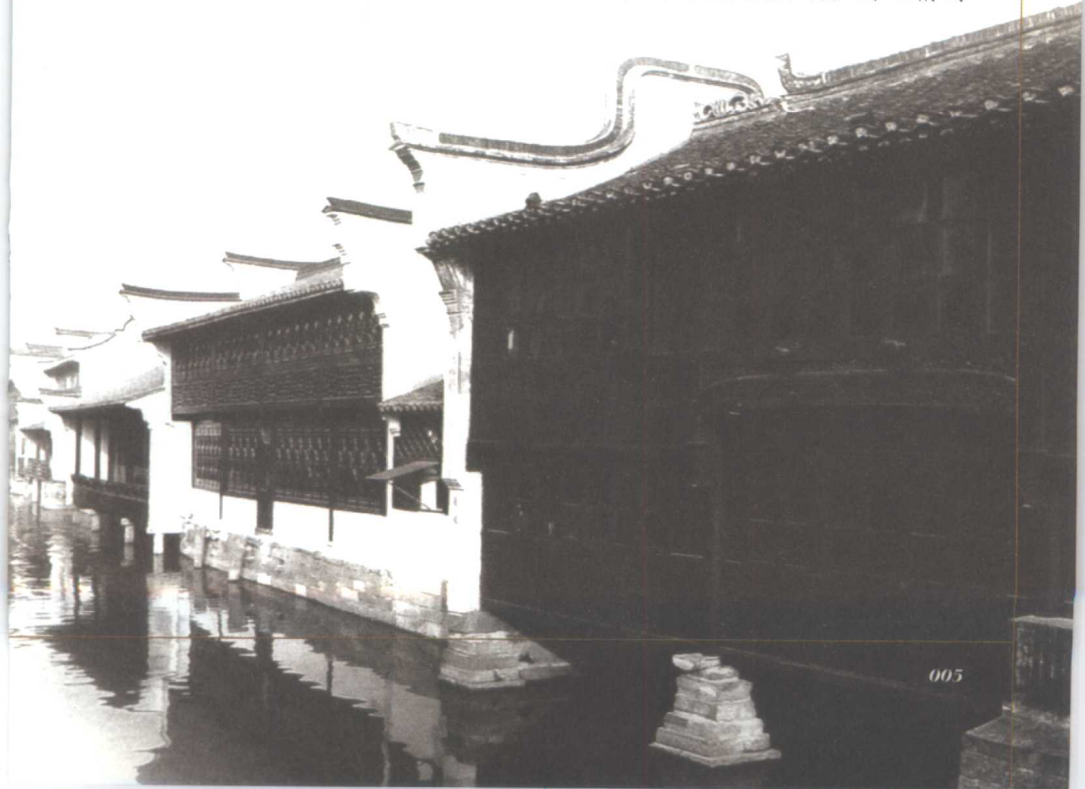
的四角建有四座高大的桥楼，这样的造桥方法在江南水乡难得见到。

双桥交错着，斑驳的青灰色像清晨的残梦。

画家陈逸飞先生那幅《故乡的回忆》就是取材于双桥。这双桥使陈先生名扬海外，更使周庄名扬天下。

白天，周庄的白天是属于旅游者的。今天周庄人的生活，是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的。

坐在船上游览，这是游览周庄最好的方式。穿桥过洞，颇有情趣。每穿过一个桥洞就出现一种景色；每拐过一座桥堍，又另有一种意境。就像苏州园林，曲径通幽，又豁然开朗。好心情的







旅游者听着船娘的歌声，触摸着穿竹石栏、临河水阁，就好像沾上了江南的好风水。

有一位诗人这样描述周庄：水乡的路，水云浦，进庄出庄一把橹。河水慢慢流，船橹慢慢摇，当年沈万山站在家中，指挥着他的大小船只进进出出，做着纵横四海的大生意。那情形一定繁忙，或许是鸦雀无声。

旅游者议论着沈万山的财富，说得最多的就是：南京的城墙有一半是沈万山造的。当年他还想犒赏朱元璋的军队，却不料因此惹恼了朱皇帝，流放云南了。

多年以前，已记不清在周庄的哪条小巷的巷口，有一个德记酒馆，卖酒的人是女子阿金。因为阿金的美，引得南社诗人柳亚子、叶楚傖等人常去那里饮酒，他们为阿金写了许

多诗歌，并把小酒馆叫作迷楼。

“贞丰桥畔屋三间，一角迷楼夜未关。尽有酒人倾白堕，独留词客赋朱颜。”

这是柳亚子《迷楼曲》中的句子。前辈的风雅让我们看到，滴雨的檐下，小镇的少女沽酒归来，纤巧的身影，在悠长的巷子里飘逸，而那一把油纸伞，仿佛就是江南最诗意的岁月里，正在盛开的莲花。

迷楼还在，而当年的浪漫却已飘去，周庄的阿婆们只有在吃“阿婆茶”的时候还重复着往事。

吃“阿婆茶”，这是一个属于周庄的节目，在江南其他的小镇是没有的。每天下午的时候，周庄的阿婆们便聚集在一起，今日她家，明日你家，一家一家挨着轮。做着针线，拉着家常，叽叽喳喳的，嘴渴了，



便吃点茶。江南人管喝茶叫“吃茶”，喝茶的同时，还要吃点茶点。

热烈地谈着，朗朗地笑着，或许阿金姑娘正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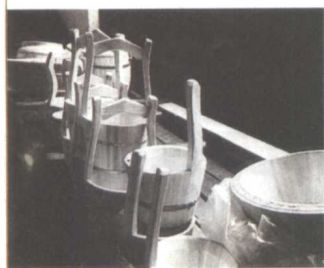
在周庄，再一次说起曾是周庄人的叶楚伦，使我们又回忆起当年周庄的那一次划灯。

收割的日子里，出门在外的手艺人纷纷放下手边的活儿，回到乡村。农忙以后，丰收的喜乐和劳作后的休憩，还有，就是对乡村对家的眷恋，使得手艺人将离乡的日程一再推迟，闲暇日子，他们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划灯。他们希望为家乡的亲人制造一些欢乐，而留在家乡的亲人，更是希望他们将家乡的欢乐收进行囊，收在出门在外人的心底。

像以往一样，村里的男人伐来竹子，制好了竹篾，再将竹篾编串成各式各样的架子，村里的女人，织起了绢花，再将调好了的五颜六色涂在上面。这一架子，安装在船上，再放好蜡烛，然后，他们在等待着一个清风明月夜的来临。

就在乡村的人们为划灯忙碌的时候，日本人疯狂地向上海扑来，隆隆的枪炮声震醒了中国人，日本兵不是来作





客的。侵略者的野蛮与暴行使中国军民同仇敌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家园。这一仗因东洋人的凶残和中国军民的英勇顽强而惊心动魄。

消息传到距上海数百里的乡村，不少人觉得，划灯的事就算了吧，也有人不同意。正在这当口，国民党元老叶楚傖回乡省亲。这一件事传到他耳里，老先生想了想说，还是搞，日脚照样过，让小日本看看中华人的精神。

船儿连成一排，蜡烛点燃起来，水面上顷刻间万紫千红，流光四溢。大家汇集在沿河两岸，全是一付意气风发、精神抖擞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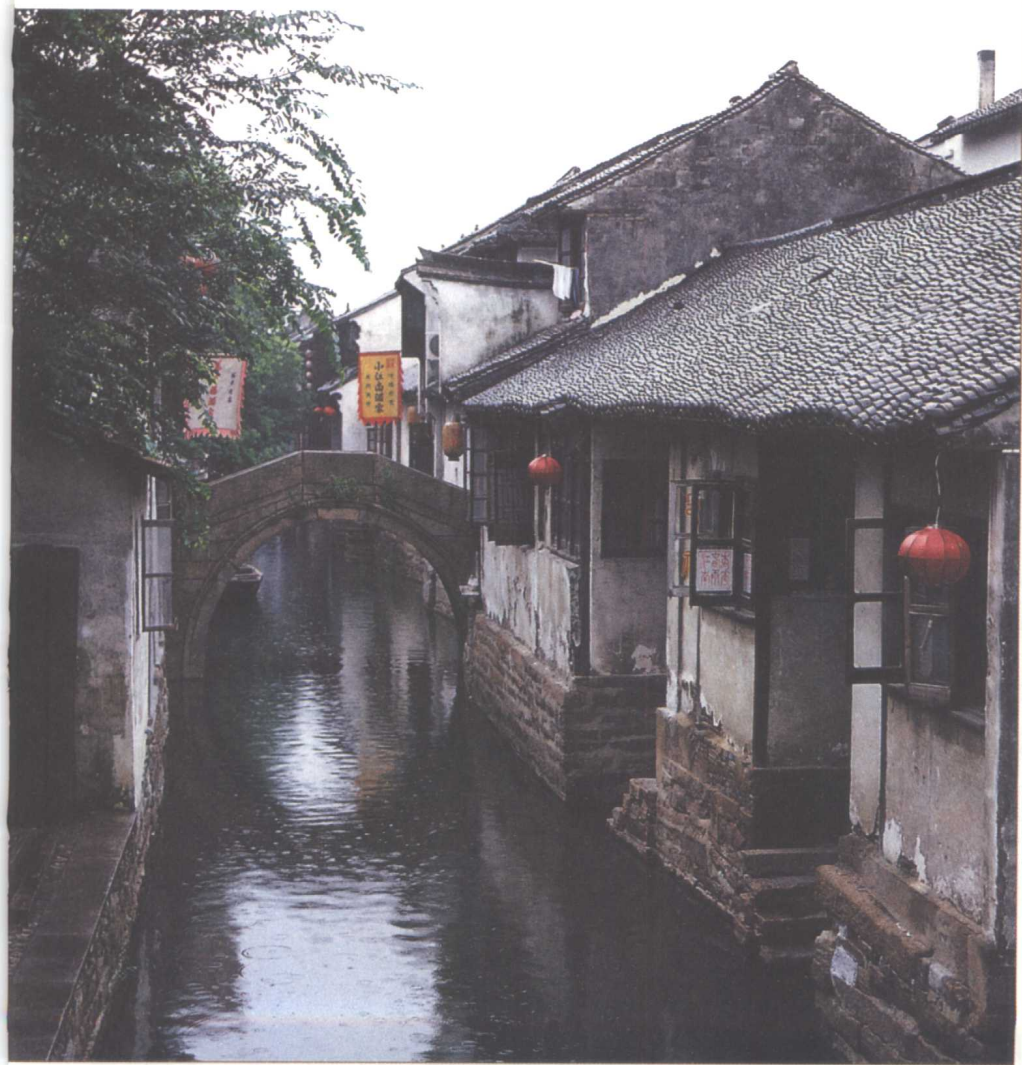
最后一刻，第一条船上突然将竹蔑架子点上火，抛进河里，接着连在后面的船也依样而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

一条火龙在水上行走，它要告诉人们，这是我们的家园，在这里，水也能燃烧。

周庄的故事，因周庄而生动；而周庄，因为这一些故事而厚重。

然后，我们上同里去。

隋唐的时候，同里很富有，叫“富







土”。后来的富士人，不想富过头，就将“富”藏了起来，删去顶上抛头露面的那一点，再把下半身埋在土里，“富士”就成了“同里”。

于是，同里就显得很亲切了。

这是一条悠长而逼仄的弄堂，刚好一个人直面而走。

我们踩在街石上，街石发出“咚唐，咚唐”的声响来，如歌的叩击，使这一个清早绘声绘色地美妙起来。

南园茶楼，就位于同里镇最南面，在15条河港纵横分割“川”形地形的环境中，它很别致地座落在十字河岔口上。

现在，我们就坐在南园茶社的楼上，四方八仙桌，一杯

新龙井，细细地喝，缓缓而品。

南园茶社最初的名字叫“福安茶馆”。开办福安茶馆的是同里镇上一家小户人家。同里人喝茶的风气盛，茶馆的市口也好，再有了小夫妻热情周到的招待，生意也真是不错。

就这样，五年过去了。一天，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福安茶馆转眼之间化为灰烬。

常在福安茶馆喝茶的，有个叫顾达昌的生意人，顾达昌做的是古董生意，收进来，卖出去，再收再卖，闲暇之间，就是上福安茶馆泡壶茶，说一些话。

茶馆没了，走过废墟的时候，顾达昌的心里空落落的。